

永演昆丑

华传浩演述

跳出空門逃
入紅塵相逢
一笑都是傷
春山下桃花紅
白是仙是碧同
根訂三生
生話知心暫
分手又回

身偏作態招人尋 子青為

蕉亭弟寫于泰江官舍



上海文艺出版社



永演昆丑

华传浩演述 陆兼之记录整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麦荣邦

责任编辑：江俊绪

我 演 昆 丑

演 述 者 华 传 浩

记录整理者 陆 兼 之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8 1/32 印张 5.25 插页 12 字数 120,000

1961年7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3次印刷

印数 7,001—27,000 册

书号：10078·1741 定价：0.74 元

前 记

我演昆剧丑角戏，从九岁学艺起，到目前为止，算来已经四十年了。一九二一年，我进入苏州阊门内五亩园的“昆曲传习所”学艺，是沈月泉老先生介绍的。沈老先生和我家是邻居。当时学员在所内分四张“作台”拍曲子，由沈月泉、沈斌泉、吴义生、许彩金四位老先生担任教师。所谓“作台”，是只长形桌子。老师坐在上首，学生围着桌子坐在下首；老师在桌子上拍着板眼唱曲子，学生就跟着拍，跟着唱。就这样把一出出戏的唱词学会的，叫做“拍作台出身”。这只是学戏的初步。我在师兄弟中是年龄较小的，初进“传习所”时，并没有跟着大伙一起拍曲子，每天呆呆地坐在饭厅里，听着隔壁唱。后来被沈月泉老师发现了，怎么会遗漏了一个学生呢？就叫我在他的作台上一起拍曲学戏。虽然刚加入，但前些时候听来的曲子，已经听熟了，居然能够琅琅上口，所以在学习中，我很快就跟了上去。

等到半年以后，开白（学昆剧，先拍曲子，后学说白，名叫“开白”）、踏戏（排练身段、动作），老师派我学小生戏《琵琶记·请郎花烛》。在这出戏里，我扮小生蔡伯喈，有许多仆婢要向蔡伯喈下跪，我年幼不懂事，心里很高兴，大辣辣地接受别人磕头。老师看我喜欢调皮捣蛋，又见我平时举止行动，比较活泼，就派我改学丑角，并且说：“让你学小面（昆班里丑角名为“小面”，即“小花脸”之意），给别人磕头！”从此以后，我就改学昆丑。

老师因我年纪小，身材灵活，所以开蒙就教《问探》《盗甲》一路戏。《问探》是沈月泉老先生教的，《盗甲》是沈斌泉老先生教的。他们两位，一演冠生，一演二面，但老先生们见得多了，懂得多，生、旦、净、丑，行行皆能，我的戏都是向他们两位学的。我虽然文武丑角都学（昆班里不分文、武丑，照例统要演唱），可是别人总以为我是武丑出身，原因就在一开始就学《问探》《盗甲》一路带有武工的戏。此后，陆续学了《戏叔、别兄》《下山》《扫秦》等等。在“昆曲传习所”结业之后，就开始了舞台生活。我们先后曾用“昆曲传习所”、“新乐府”、“仙霓社”等名义公开演出。

回忆起来，在我学戏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很难使我忘怀，这里简单地提一下。

一九三〇年冬季，那年我十八岁，“仙霓社”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演出，师兄弟们都住在马浪路尚贤坊宿舍里。有一位老看客，常来后台谈谈。说他“老看客”，不仅由于经常来看戏，而且他年纪也确已不小，白须一把，至少有六十以上的岁数了。据他自己介绍，名叫王洪，过去是演京剧武丑的。他看了我的戏，很为赞赏，但也指出我功夫不够到家，自愿义务给我加工，要我每天早晨上大世界去练功，由他来指点。那时，我年纪轻，薄有声誉，不免自满，不知道他的玩艺究竟怎样，何况京、昆两路，未必合适，所以嘴里答应，心里没有当它一回事。第二天早晨睡懒觉，没有去践约。白天在演戏时遇到了王老先生，他笑眯眯地问我，为什么不来？我推说身体不舒服。他也没说别的，只叫我次晨再去。我又答应了，可是下一天仍是没有去。一连三天大雪，老先生都去了，而我却误了三次约。到第四天早晨，自己感到太不好意思，才勉强去了。走到大世界后台，王老先生已经先在那里。两人一同上了舞台，他叫我扒在椅子上，我以为他要我练点功给他看看，拿个顶或者什么的，所以上身扒下了，等他吩

咐。不料老先生在我背后，一声不响，用藤棍在我大腿上着力地打了三下。我出于意外地受到责打，痛得直蹦起来，翻转身见他面容严峻，一时莫名其妙，又不敢开口，只是两眼瞪住了。老先生开口了，毫不客气地责备我：为什么三次失约？我低下了头，无话可答。他训诫我自满、不敬重老先生，接着又详细中肯地指出我表演中的缺点。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感到自己态度的不对和艺术的幼稚，诚恳地向他赔了礼，请求他教导。从此，他指点我练功，纠正我的毛病，象《问探》《盗甲》一路戏，都经他加过工，戏才逐步象个样子。这样天天早晨练功学艺，一起相处了两年，使我在技艺上提高了不少。使用体罚，是不正确的教育方法，“昆曲传习所”的老师们就废除了这种制度，但王老先生打我的三下，却不同于一般的体罚，我也不是因为挨了打才用起功来，他老先生是教育我要端正艺术态度，青年艺人必须勤学苦练，严格打好基础，才能具有结实的功底；演戏必须钻研深透，精益求精，才能真正跨进艺术的门道。想起老先生一股认真严肃而又诚恳热情地教诲后辈的劲儿，心里总是禁不住要激动起来。

但是，在旧社会里，一个艺人即使怀有艺术上求进步的良好愿望，也是困难重重，无法实现。我们“传”字辈师兄弟中，就有不少人连衣食都不能靠演戏来解决，有的被迫改行，有的甚至潦倒以终！我自己也有一个时期改学京剧丑角，还搭过班，几乎放弃自己的本业。这说明旧社会对于艺术的摧残，何等严重！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大敌人，获得革命胜利，象昆剧这样一个古老剧种，就有灭亡的危险。建国以来，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发扬优良传统，培养新生力量，昆剧在艺坛上重放异彩。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又尝到了新社会的甜头，对比一下，怎么能

不从心底里感激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呵！

我在旧社会里演了几十年的戏，对某些常演剧目的表演艺术，也下过一番钻研功夫。但过去那种所谓钻研，最多放在基本功、身段动作等等技巧形式上面，对于演戏的目的、剧目的思想内容，很少去过问。解放以后，经过各项运动和学习，认识到戏剧积极的教育作用，认识到区别剧目内容的精华和糟粕的重大意义，逐渐自觉地拿自己喜爱的、经常上演的几出戏来修改加工，去芜存菁，几乎每演一次，总有一次新的感受，就作一次程度不等的增删。由于思想内容有所突破、提高，势必重新考虑具体的表现手法和人物形象塑造问题。这样，慢慢地对学习传统表演艺术，也有了新的体会。因此，真正谈得到艺术上有些进步，那要从解放之日算起。

几年来，看到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条战线上的飞跃发展，观摩了许多兄弟剧种的精彩节目，在这样一个形势之下，叫我既兴奋激动，更觉得光有一种翻身感是非常不够的，应该认真担负起作为戏曲工作者的责任，鞭策自己迅速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因之，就常常想到，我应该怎样更好地在昆剧丑角的传统表演艺术上发扬精华，抛弃糟粕。这几年虽然作了一些努力，还谈不上成就。但是为了小结一下自己的工作，求得专家、前辈以及广大观众和读者的指教，我把个人肤浅的体会谈出来，诚恳地期望大家给予教正，帮助我进一步提高。

本书的前一部分，主要是我对昆丑表演特点的总的理解，很不全面，但我把自己的看法谈出来了。其中介绍昆丑基本动作一篇，仅是初步整理出来的材料，还未暇深入细致归纳研究，遗漏定然不少。后一部分，谈了七个剧目的表演艺术，《相梁》《刺梁》《芦林》《茶访》《盗甲》《下山》原是昆丑著名剧目，我演出的次数也最多，改动也较大。《醉皂》的传统表演已经失传了，我根据

旧本重加整理，并排出了身段，使这出喜剧重新在舞台上活跃起来。昆丑的配角戏特别多，因此也附带谈了一些。但不管哪一部分，我谈的都只是我个人一些粗浅的学习体会，这也就是书名叫做《我演昆丑》的原因。

华传浩

一九六一年三月



作者与萧长华老先生合影（一九五九年十月于北京）



1. 蹲脚



2. 掂脚



3. 拐脚



4. 前踢脚



5. 后踢脚



6. 蹠步



7. 斜步

8. 商羊步



9. 矮步之一



10. 矮步之二





11. 醉步

13. 不倒翁步



14. 单摇手



12. 瞎子步

15. 双摇手





16. 锥拳



19. 向上指



17. 前指



20. 向下指之一



18. 后指



21 向下指之二



22. 向下指之三



23. 左指



24. 打穷结



25. 磨袖

26. 折袖



28. 耍袖之一



29. 耍袖之二



27. 甩袖





30. 《相梁》



33. 《芦林》之二



31. 《刺梁》



34. 《芦林》之三



32. 《芦林》之一



35. 《芦林》之四



36. 《芦林》之五

37. 《茶访》之一



38. 《茶访》之二



39. 《茶访》之三

